

一 春 语

小院春早

春天来得最早的还是我家小院。

晓色中大门一开，春风便扑面而来，入眼满地春光，心灵之曲像泉水一样涌动，一声真情的问候不知是说“春天你好！”还是说“春天你早！”，好里含着快慰与感激，早里却含着期待与惊动。无论是好还是早，都是一种心情——春天的心情。

当春天带着特有的新绿，海一般地漫来时，总会让人心醉；当春天携着她特有的温煦，潮一样地涌来时，总会让人断魂。春天绝对是一块浸染生命之色的画布，它让天地万物在鲜嫩的色彩间起舞。一切活力由此而生，一切创造由此而来，一切欢乐与幸福潮涌其间。这是一种魅力——春天的魅力。

今年的春天说来就来了，它来得那般的悄然，夜半里潜入，不知不觉中改换了季节。春天的第一缕阳光从阳台那边滑下来，轻轻地落在脚尖上。我慢慢地抬起

脚，将身体一寸一寸地前移，唯恐惊动了它那还不健壮的身子，直至整个人都沐浴在阳光里。我笑了，笑出了一院子的温柔。小楼边上那盆迎春花开了，黄黄的，开出了灿灿的金色，我对它说：“你真行，竟让春色在一瞬间富有，止不住的诗意竟在花间荡漾开来。”

半夜春色悄悄来，一盆黄花静静开。清风入笛自谱曲，小楼露滴雨阳台。

披着柔媚的春光在小院里漫步，任丝丝略带甜意的风从身边掠过，静静地领悟春的气息里那种令人感动的柔意，消受那种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的心律波动，无边又无尽。

踩在松软的泥土上，探测蛰伏在温床下的生命即将出世的消息，暗暗地为它们而鼓动。已然抢先破土的草尖，让一滴水珠晶莹着头顶上的光辉，装点春天的年少。

昨晚，接春的爆竹直响了一夜，从街这头到街那头，处处飘浮着烟香，几乎整个世界都被淹没在烟火的欢腾里。纸坊城区里最后的一丝冬寒，在满街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被炸得粉碎。然不知它粉碎得那么干净，在小院里的草坪上，找不见一丝半片碎裂的肌肤，连那潮湿的角落里也没有了一点踪影。昨天还那么顽强坚硬的气息，今晨，却已彻底地被漫天的新润绵软了。

春天的气息，像一个可人的少妇牛奶洗过的身子，

触手光洁滑润，早被寒风吹涩的心灵，冰一样地融化溪暖。春天真好，好得让人暖洋洋中有些痒痒，体内似乎有一个潜藏的生命在呼唤，它期望破体而出，以一只鲜嫩的小手来握住这鲜嫩的世界。想来八分山也该是春了，那漫山的春色，总会给纸坊添来不尽的新意。

春天一味地滋长着人们前行的欲望，我情不自禁地用比脚步更快的目光与蔷薇打起了招呼。羞答答的蔷薇总是未花先叶，它不忍弄伤春色，迈着无声的步伐，一片、两片、三四片地将叶儿举在顶尖上舒缓地开着，比雾丝还轻盈。等到遍地春风将芳草吹出浪花的时候，它才终于禁不住长久积淀的热烈，千朵万朵地怒放开来，把春天燃烧得像姑娘们的脸庞一样地红。蝴蝶经不住色彩的诱惑，便成群结队地飞来花间。那些缤纷舞动的色彩，忙得画家们直慌了手笔，常将一两点墨汁错落在红黄之间，那些错落的美丽给人目不暇接的痴迷。蝴蝶在花丛里飞来飞去，不让春光有片刻的停留，一时间只见蝶花流动，分不清哪是花哪是蝶。这才知道，袭人的不仅仅是花动，而且是那种美丽间的模糊，它直美得不能再美了。

春天是一个生长的季节，一切都可在奇妙中无中生有。我怀着一片无尘的心情向春天祈求：为了天下苍生，远在财富之外，多多地生长些安泰与吉祥吧！

春暖故乡

2006年，一阵春雷过后，江夏区谭鑫培故居大院后，那棵枯萎的国槐，却奇迹般地绽开了新芽。谭家满门欢呼，惊喜必将降临！

虽不知喜从何来，它却说来就来了。京剧谭门第六代传人谭孝曾，站在那棵老槐树前饱含热泪地说：“别离100多年的谭家子孙，回家看您来了。”乡亲们如雷的掌声润湿了飞扬的泪水。因战火阻隔和地名更改，谭鑫培自六岁随父进京唱名京剧之后，谭家几代人均未能实现还乡之愿，今天，谭孝曾踏上故土，抚平了先贤的遗憾。江夏人永远不忘外出未归的游子啊！

历经江夏与北京谭家几次往来与磋商，在省市乃至国家的支持下，2009年5月22日，令举国震动的“京剧谭门故乡武汉·江夏行”活动如期举行。继拜谒谭鑫培祖居、京剧谭门论坛、谭鑫培公园暨谭鑫培铜像揭幕之后，连续三天的京剧鼎盛专场，在湖北剧场上演。谭

派第五代传人谭元寿率儿孙谭孝曾和谭正岩，全国众多京剧流派名家梅葆玖、马长礼、张学津、尚长荣、叶少兰等同台演出，刷新了京剧演出的盛况历史，卷起了一阵江城狂飙，让楚人饱尝了京剧大餐。一群小小谭鑫培，被京剧之光映得满面花红。武汉，中国四大古老戏窝之一，一代京剧宗师谭鑫培的故乡，万丈光芒啊！

2013年和2014年，武汉市委宣传部，相继在江夏谭鑫培戏楼主办了戏曲达人秀活动，让华夏儿女不分老幼，不分剧种地同台献艺，让广大票友戏迷拥有了一个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，给民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享受，让戏曲艺术绽开一朵朵璀璨的时代新花，让那些珍爱戏曲的达人们实至名归。2014年，“江夏杯”第三届中华（海内外）京剧票友艺术节的举办，更是煮热了华人国际的深情。还有任贤齐和谭正岩春节期间的戏歌同唱，让老中青同处一堂共尝艺术，自是美不胜收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江夏少儿京剧的发展蒸蒸日上，他们的演出，先后荣获了2013年武汉市金秋十月周边城市汇演二等奖、2013年第四届全国京剧小票友“和平杯”邀请赛三等奖、2014年海内外京剧票友大赛三等奖、2015年武汉市少儿春晚节目表演奖。这些骄人的成绩，让我们深信明天的太阳更加灿烂！

今天，打造谭鑫培京剧品牌成了江夏五张文化名片

之首，一条谭鑫培路，东西横贯江夏城区中心。一座三千亩的谭鑫培公园，一、二、三期陆续在建，即将成为全国京剧的圣地。一座位居全国之首的谭鑫培古戏楼，更是戏曲连台，艺术纷呈，让热爱戏曲的中华儿女，天天如愿地流淌在心怡的艺术长河之中。那种古色古香的庭园环境，那种韵味悠长的国粹经典，融合着时代艺术一同奔放，让五千年不谢的伟大文明在江夏的热土上竞发芬芳。在京剧文化的滋养下，江夏人对京剧的爱好已骤然升温，今天江夏的经济、江夏的环境、江夏的人文，已澎湃出惊涛拍岸的巨响。不愧于时代的江夏人，必将飞扬在历史的潮头之上。

清风吹野

清风入耳如诗如歌，有如天籁之曲；

清风拂面如丝如绸，有如母亲的手；

清风吹野如涛如浪，有如潮头花朵；

清风入怀呢？此中滋味诚请大家自去乡村体验吧。

清风在哪里？它就在那绿意层叠的山野，它就在那稻浪翻飞的田园，它就在那波光粼粼的湖边。

轻轻地推开那扇童年的小木窗，绚丽的阳光洒满一地，极目远眺，揽不尽的景色秀来满眼风光。那山丘、那梯田、那小河，还有那树上不静的蝉声……儿时根植的映象，花甲时光也未能将它没去，且愈来愈深，一经勾起，却是那般地不可抑止。假如偷得半日清闲，抑或有一个十足的理由，我定然结伴回乡去路餐野，去捉风……

人类的祖先从深山走向田园，今天的人们又从乡村集居城镇，但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那一串串对大自然的

情与爱却丝毫没有裂变。不管看过多少次日出日落，无论尝过多少次月缺月圆，我依然炽热地眷恋大地上开满野花天上飞转流云的那片故土，常常趁机溜回乡间去寻梦，别时一长，总能找个像样的理由回乡一趟。

理由用不着找，说来它就来了。侄儿娶亲请姑父喝酒，不管是甜是辣，这酒是喝定了。于是随妻带子，一路风吹杨柳地登上了回转她娘家的旅程。岳父家与我的湾村同属一个乡镇，远不出二三十里的路程，一样的丘陵地带，一样的种稻种麦，只不过我家近山，他家近湖，几十年的山水间往来，几乎把那条弯曲的乡路踏成了一首山水相连的诗篇。山高挡不住风，湖水淘不尽情，缕缕不问源头的清风，总把节日的喜庆与亲情的问候，在这山岗与湖泊之间吹来吹往。

初秋时节，气温还顽固着夏日的迷情，我开足了车窗，让清风满灌，阵阵芳香似乎带着远方的抚慰，凉爽间惬意顿生。好不容易坐完车程，一下车我便敞开胸怀，忍不住在路旁的小草上一溜小跑。仰望晴空，天际深得像大海一样蔚蓝，飘忽的白云像婚纱一样圣洁，林边的小鸟把欢乐洒满枝头，阳光也禁不住发出笑声。我伸手捉住一缕清风，双手捂住轻轻地揉搓，一阵解渴之后顺手撒向路旁，那朵小花竟轻轻地颤动，我亲切地问一声“你好！”

身后是远不去的山影，眼前是渐近的湖光，路旁是流淌的梯田，起伏的稻浪像水一样直上而下地倾泻，既亲且爱。假如我拿笔作画，必将在这大自然的底色中去丰富生命的内涵，用心去涂抹那份生生不息的气象。

乡村的秋夜像甜菜一样馨软，一弦新月从树隙中漏下点点滴滴的光辉，蝉声如歌，月光如舞，大地间一片柔和。远去了都市的喧嚣，我睡得像大海一样深沉，还没做完一个蓝色的梦，便被窗外的阳光弄醒，人却显得格外地精神。踏足户外，向屋前的那片橘园走去，阵阵微风梳过我一头刚洗的短发。那只油亮的公鸡伸着长长的脖子，还在一个劲地放歌它那唱响黎明的声带。几只母鸡争相飞上橘树，让满果的枝头弯得更像弓弦，一时诗意油然而生：

幸福农家好秋景，鸡飞橘树果枝沉。清风吹浪心作舟，大地长天任我行。

看屋旁的枣树越长越高，我不由得想起逝去多年的岳父，还是我们订亲的那年，岳父栽下了这两棵枣树。每逢枣熟的季节，岳父便举起长长的竹篙不住地在枣枝间敲打，片刻之间，红黄相间的枣儿便落满一地。他猫着腰将枣儿装进一大一小的两个布袋，从不出错地将大袋子递给我带回家，将小袋子留给自己的孙子。起初我确实在推让，他总是笑着指指枣树对我说，你看，树上

还多。后来总是顺从地接过那双老手递过来的布袋，下意识地看看他那慈祥的目光，再也没有推让。

每来岳父家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我总会留宿一夜，第二天再到湖滩上去转转，满滩的青草像足球场上一样绵密，无论是坐是睡都无比地舒坦。我蹲下身来，用手在沙滩里无序地扒着，拣几只并不漂亮的贝壳拿在手里沿着湖边溜达，吹点湖风，染点水气。满湖装着耀眼的日光，水中飘着欢乐的白云，光色在湖中荡漾，鱼儿在水中畅游，似天色又似水色，亦真亦幻，怎不叫人迷心？湖边的风惯以力道见长，波浪便是它的乐谱。人说无风三尺浪，有风浪头百丈高，一发起狂来，直把一座内湖变成了一片小海。今天的风虽说还不到四级，波涛却是劲头十足，浪尖上疑似欢舞着一只只白鹤。它们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岸边涌来，前浪刚刚没入沙滩，后浪又紧追不舍，如此声声不息。面对这满湖不尽的波涛，突然想起一副有趣的楹联“绿水无忧因风皱面；青山不老为雪白头”。此刻不禁觉得这副联子像是专为故乡撰写的一样，太美了，太贴切了。

湖滩沿线是水草的世界，它茂密得几乎钻不进一丝清风，深褐色的蒿草在湖边织出一条闪光的赤带。不知是欢乐还是惊动，一对对青头鸭，时不时地突从草丛中扑出，双脚像风车般快速地拍打着波浪，溅起一路飞扬

的珠花，它们直冲天空，声声发出带着磁性的嗓音。

最诱人的还是那丛藕花深处，棵棵绿荷裸露着胸脐，叠出一幅错落层鳞的画面。亭亭玉立的莲花，羞怯怯的直把脸儿在风色中舞得白里透着粉红。湖光闪烁，清风悠悠，缕缕清香映着镜明的水色，让人不觉有点忘情地痴迷。是妻子的一声呼唤，才让我随着她的手指望去，一只藕样的手臂在绿荷丛中向我们挥动，顺风吹来侄儿的招呼声。太阳一出山他就下了湖，独自撑着小船去为我们采摘莲蓬。我们逆风回应，出唇的喊声却被清风迅速地吹向脑后，只有那不住摇动的手势才没被清风遮挡。我蹲下身来，双手捧起湖水擦着脸庞，止不住的凉爽直向身体深处渗透。风爽水也爽，人爽心更爽。

秋天的湖水渐渐地向湖心缩去，湖边早已留下潮汛中冲出的一溜光勃勃的沙带。几条水牛发疯似地狂奔而去，一路沙滴飞溅，一阵疯狂过后自在草丛边安静下来，埋头啃吃那些永远也啃不尽的青草。几只牛背鹭悠闲地落在牛背上，它们缩着脖颈懒洋洋地望着天空，是思考？是打盹？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像寄身在一片宽阔的土地上。

侄儿挑着两袋莲蓬上来了，就在那座弃置的鸭棚里，我们找来几块木头暂且垫着屁股。我斜靠着木栏，贪婪地咀嚼着鲜嫩的莲米，清香，甘甜，入口生津。我

双手不停地剥着，一个、两个……不过一盏茶工夫，身边已摞起一小堆莲蓬壳，撑起的肚皮开始向我发出暂停的信息。我有点不甘地停了口，拍了拍崛起的中部，望着妻子笑出了点点久违的童真。

在惜别湖村的车上，我迷迷糊糊地沉浸在绵绵的思绪中。

那情，那景，那风……

无风不动景，无风不动情。

风之歌，风之曲，风之性，风之情。

我们是不是那景色中一缕舞动的风？

也许，人类永远都是风景中闪光的精灵。

美的永恒

江夏区摄影家协会成立的日子，一晃已过去三月，深刻的艺术印象却使人难以忘怀。我不是一个会摄影的人，但常常在一幅幅精美的摄影作品前驻足徜徉，以慰藉美的追求与痴爱。我试图走进作品，将自己化成一滴光点，与闪光灯下的美丽同辉而永恒。

2009年腊月二十六，诸事繁忙，触手可感新年的呼吸，被邀参加区摄影家协会成立大会，那天我依然到得很早。我一直不大爱照相，但摄影艺术之美对我的吸引从没减退过。经过多次接触，了解并熟悉了以王永更主席为首的我区一批摄影艺术家，深为他们执着的艺术追求而感动，为他们高超的摄影艺术而感叹，更为我区拥有如此人才而感慰。一进会场，举目即见室内摆放着二三十幅摄影作品，在鲜艳的光色影照下，心情骤然兴奋起来。

径直走向那幅画面并不太大的《我俩比一比》，也

许少小可爱而情有独钟。两个小男孩，稍小的一个正被父亲抱着撒尿。稍大的一个小男孩对面立地而站，不知是被小孩的父亲所激，还是童心驱使，他叉开两腿，双手扶着小鸡鸡两人比起尿来。那种生命之力的冲击与比拼，给人无限的向往和回味。旁边的一幅《鱼儿别多多》中，又是一个半大的男孩，他赤裸着身子，在淹没膝盖的湖滩浅域中牵网起鱼。男孩双手将渔网抬起半人高，成排的餐子鱼挂在网上不停地弹动，洁白的鱼鳞在夕阳下晶莹闪烁。那男孩被溅得满脸的水花与笑容，好一片阳光照在面庞之上。面对那幅《月光之舞》，纤纤的舞姿和优美的舞动，隐约让人读出杨丽萍的身影。经王永更介绍，那月光之下的舞者，恰是杨丽萍的侄女。一时间，《云南映象》《孔雀开屏》和《母亲》的舞蹈形象骤然潮汛般奔来。

一幅《牧归》图深深地吸引着我，品读中不禁飘来大西北的回响。太阳西照，清风徐来，一位中年牧人，身着一件羊毛背心，手握鞭鞘向天而舞，温顺的羊群像白云一样从半山坡上往下流动。一路的山草，沉浮的脚步，将即近的黄昏踏得有声有色。不知是一声声鞭响，还是一曲曲歌唱，让空气也止不住轻快地飞扬。天边弥漫着绛红色的霞光，水平的射线，为整张画面涂上一层金粉般的光色，一丝归来的疲惫荡漾着栖息与安眠

的期待。酣梦照亮了每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深情的拥抱，总被那种神秘的温柔与欢乐溶化。任它狂风骤雨，任它电闪惊雷，也无法撕裂天地间绵延幸福的时光。

最让我震撼的还是那幅《国旗护卫队》，绿色的军装，火红的国旗，充满了威严与力量。看过去年的全国舞蹈大赛，一台《士兵与枪》的演绎，使我情不自禁为他们热烈而长久地鼓掌。一群年轻的军人，将出神入化的军事操练融入刚柔并济的舞美之中。列单队如一字长蛇，排双队即两线平伸，组方队则边角分明，尤其是各种阵图的灵活演变，整齐划一中令人拍案惊奇。沉甸甸的钢枪、亮闪闪的刺刀、雄赳赳的战士、气昂昂的队伍，横跨一步力如移山倒海，前行出击快如电光石火，在那种无坚不摧的穿越之下，还有什么旷世战功不能创立呢？国防需要守护，和平需要保卫，盛世太平的背景，永远抹不去军人血染的风采。

也许受现场作品的感染与启发，文联的蔡主席给我们讲述了一段与摄影有关的精彩回顾。那年春天的湘西凤凰旅游，一个美丽的流失，让他遗憾终生。在一溪碧水河边，一位年轻的少妇，坐在吊脚楼前的石阶上给儿子喂奶，和煦的阳光渐渐将母子俩送入梦乡。少妇微微地仰着身子，无遮挡地敞着前胸，含着乳头的小孩露出梦中的微笑。洁白的肌肤，红红的乳头，阳光映照，一